

马新华 后志刚 等编著



中国

十刺客外传

K828

10

中国十刺客外传

夏冰 周涛 龙湫 后志刚

编著

马新华 吕素勤 王新生 车朋

BD 80/22

湖北人民出版社

B
672545

276

中国十刺客外传

马新华 后志刚 等编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插页 18.3万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16-00537-6

K·74 定价：3.10元

刺客小识

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历史。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于是，在我们透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眼光里，便有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有了作为整体和个体的芸芸众生的市井小民，自然也就少不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这一类人：刺客。

那么何谓刺客？刺客者，无非是那些怀挟利器抱有一定目的而从事暗杀活动的人。按理说，在中国这个中庸得可以的国度里，是缺乏刺客产生的文化土壤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国刺客曾经有过一个“波峰——波谷——波峰”的发展史。春秋战国与近现代是两个波峰，汉唐至明清是波

谷。司马迁《史记》列有“刺客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刺客们树碑立传，自他以后的《后汉书》起，史书中便难以见到有关刺客的传记了。何以会出现这种“波峰——波谷——波峰”的现象呢？看来问题还得从中国社会政治斗争以及文化传统的演变中去探究。

从政治角度看，春秋战国和近现代两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是政治军事斗争最尖锐激烈的时期，前者是群雄纷争兼并战争，后者是列强侵入军阀混战，刺客也就成了旧式阶级集团政治军事斗争的必然产物，是矛盾激烈冲突的一种形式。一般地说，在阶级集团斗争的政治环境里，刺客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不同地域不同政见的政治集团的利益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确立自己的政治优势，除了政治军事的较量之外，往往还会豢养一批刺客作为各自集团角逐政坛的杀手，暗杀也就成了一定阶级的政治行动，政治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刺客也就成为旧式政治斗争的工具或可叫政治杀手。说开了，即便是出于某种纯粹个人目的（如扬名心理、个人复仇等）的刺杀，其中也可能从某些方面反映出阶级政治的折光，体现着阶级与政治的行为规范和法律制度的阶级性质，都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政治规范行为规范。从这一点看，这也是刺客产生的主要的社会根源。

从文化传统看，春秋战国时期地域型文化促进了士阶层

的兴起，文化价值观念表现为人们追求功名，或著书阐说而立名，或游说列国而闻达，便也就刺激了那些凭借过人胆量和精湛剑术轻生死而求功名的人成为刺客，他们的行刺也不一定有甚或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换句话说他们的是非观念常常是模糊的，但追求功名确是明确的，此外便是当时社会忠孝礼义的规范，通俗地讲是“士为知己者死”，“臣为君死”之类。这便是春秋战国刺客的精神境界了。汉唐而后，中国文化步入正统，儒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国家文化体系在一片中庸的粉饰太平中自我封闭，摒弃激烈极端的不规范行为，刺客之类被目为社会异端为正统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所不容，刺客即使也有耳闻便也只能在那些野史笔记传奇中才能出现了，正史偶有语及也只能只言片语，甚而有些记述故意歪曲事实贬低刺客的人格和行刺行为，一味为朝廷和官吏隐讳掩丑，避恶扬善。刺客便在史籍里失去踪迹和本来面目了。历史行进到近现代，旧的文化传统解体，在文化的激浊扬清之中，志士仁人们忧国忧民，追求民族的自立自强，成为一代政治文化心态，便有人铤而赴险不惜舍身取义行刺反动势力，同时新旧文化交替的黑暗政治黑暗社会也为职业刺客准备了孳生地。

刺客问题是复杂的，里面交织着各种矛盾的冲突和各种因素的激荡。但我们不妨总括起来将刺客分成两大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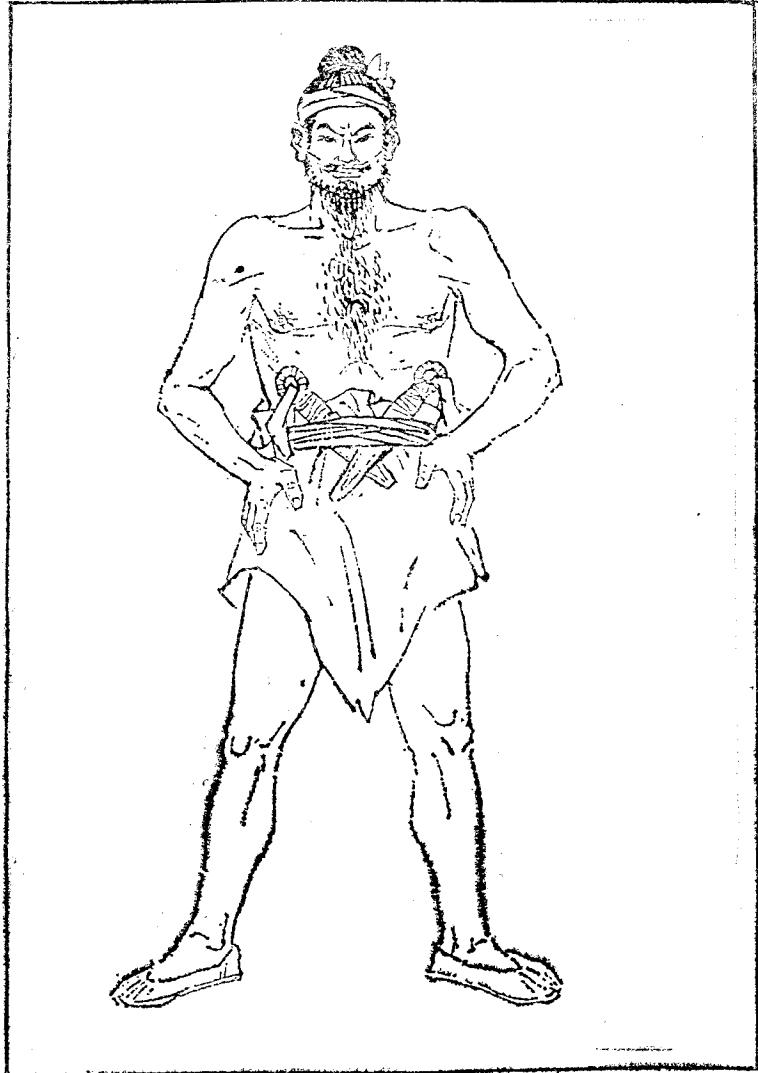
一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谋杀；一是出于个人目的行刺。若从正义与否看也有两类：一是除暴抗强；一是杀戮忠良。与此相联系，刺客就或多或少要对历史发生影响，其影响也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顺应历史进程的，如刺杀奸人坏蛋，尽管刺杀这种旧式手段不足取或许还不人道，但仍得承认它的结果具有某种进步性，他们因而也往往被人们目为正义的化身；一种是为黑暗的走卒，助纣为虐，给历史发展带来阻力，如刺杀进步人士，这样的人便为历史所唾弃。当然，刺客的这些正反两面的作用是一种偶然性的个人作用，我们并不想过分强调这种偶然性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对于历史来说，又不得不承认偶然性的历史因素有时也具有某种巨大作用，而且由于这种偶然性往往通过刺客而发生在历史关键人物身上就更不能忽视了，更何况这些偶然性里又往往体现了某些历史必然性的因素，反映出某些政治军事斗争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妨具体地反向推问一下：如果秦王政成了荆轲的刀下鬼。假定宋教仁不冤死于刺客之手，历史发展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些当然是未能发生的事情，但正是通过对它的反诘，或许更会加深我们的认识。马克斯·韦伯就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历史学要试图成为一门科学，就确实要重新组合各种可能性。此言不能说毫无道理。

在这个曾经为中庸统治过的国家里，关于刺客的研究和

写作是很少很少的，而野史与传说则给这一题材平添了许多迷雾。这就给本书带来了难度。而我们不畏此艰，决计爬梳典乘，鉴别史实，编辑出版这本刺客外传，其目的并不是要对刺客来一番褒其言而嘉其行，因为暗杀行刺毕竟是一种较原始的低级野蛮的恐怖活动，它只能扭曲人的心理，使人变得凶残不仁，酿成一种狭隘自私残忍复仇的病态心理，这是现代文明所不容的。我们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我们不隐讳给读者提供某种猎奇的兴趣，尽管在中国刺客这一现象已被历史送上了悲壮的祭坛，而历史与传说却又赋予他们许多神奇的色彩，他们自己的行为又确实给自己塑造了一副勇猛刚强，虎口拔牙，机智敏捷，武艺高强的悲剧英雄的人格形象，这很值得人们去品味；另一方面也想使读者通过刺客这一现象认识一下中国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认识产生不同刺客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中国历史缺少法治的某些悲剧，如果本书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则请您撕下它拿去糊壁覆瓿好了。

谨为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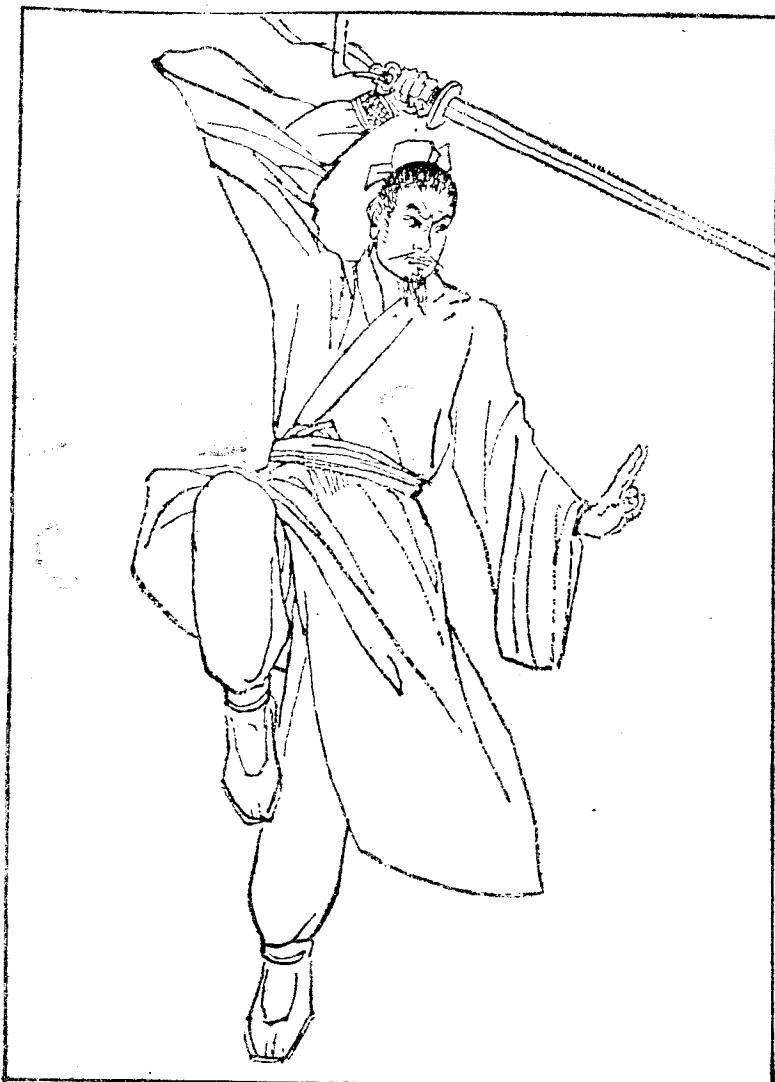
• 审稿人语 •



春秋吴国专诸



春秋战国之际豫让



战国韩国聂政



战国燕国荆柯



西汉傅介子



清张文祥



清末徐锡麟



清末民初汪精卫



民国施剑翘